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〇三

函樓文鈔九卷附奏稿一卷制義一卷函樓詞鈔四卷 易佩紳撰

晚晴堂稿五卷 喻震孟撰 一六五

慎節齋文存二卷 陳代卿撰 二五一

蓉村詩稿四卷 夏肇庸撰 三〇九

樂循理齋詩稿八卷古歡堂詩集二卷附詩餘一卷文稿一卷 愛新覺羅奕誌撰 三六七

蓼東賸草一卷 李孟群撰 五二一

從容吟草一卷 李孟群撰 五二五

壯懷堂詩初稿十卷 林直撰 五三五

壯懷堂詩二集四卷壯懷堂詩三集十四卷 林直撰 六一九

古紅梅閣集八卷附錄一卷附劉觀藻紫藤花館詩餘一卷 劉履芬撰 七五三

函樓文鈔自序

孔子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此千古文章之心法也文體備於十三經後世之文無可出其範圍者而風氣與時代變遷文亦因之於是判文體者曰秦漢曰六朝曰唐宋焉蘇子瞻謂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獨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八代者蓋東漢曹魏及六朝也則西漢之文似卽爲退之遙繼之正統也明之唐應德茅順甫輩又於唐宋獨推八家而各衍其派焉至 國朝又有桐城派焉桐城者方望溪也望溪文之精者固可羽翼經傳而要非規規於八家亦未嘗自謂何派也世之號爲古文者未知視

函樓文鈔序

韓歐各家及望溪根柢何如而徒襲其形貌機調曰八家也桐城也抑末矣吾固不能文而因世之分派建號者更不欲以文名然有不可掩之誠不容已於達者亦信筆爲之箇中有新舊存稿適詩義擇從通鑑觸緒貴東書牘各種刻成亦並刻之非敢以問世也回首生平存誠於身心者有年求達於事理者有年果誠焉未耶果達焉未耶亦藉以自問云爾光緒甲午冬至易佩紳自序

函樓文鈔目錄

卷一 序

卷二 論辨說書後

卷三 事略傳略書事

卷四 書

卷五 記題跋

卷六 箴銘賦

卷七 墓誌銘墓表神道碑銘

卷八 祭文

卷九 家傳

函樓文鈔目錄

附鈔

奏稿

制義

函樓文鈔卷一

易佩紳著

序

詩義擇從自序

五經惟詩易讀然易讀則易說易說則說者多而無所適從矣余幼讀詩家塾所有者朱子集傳耳及公車入都始得篇首有序及毛傳鄭箋孔疏之書其後宦遊四方得歷代至國朝各家詩說共四十餘種皆未暇卒業也今年歸自蘇藩矢志窮經以終餘年先自詩始顧發篋而觀紛如聚訟老年精力有限何能一一折其曲直哉若但舒我

函樓文鈔卷一 序

懷抱陶我性情則吾自以意逆古人之志吾自有說而不斷斷於各家之說可也然各家之說既多矣吾又何必增一說以致歧路之愈多歧也且初以爲獨得及搜討之亦各家所有卽此四十餘種所未有而四十餘種之外安知其未有也故不自爲說如行路然經大路也序爲先導毛鄭爲指點山川疆域風土物宜之人其有同歸而必殊途指點而未詳未確者則於孔朱及各家皆擇其善者而從之因手記所從以備遺忘遂名曰詩義擇從分四卷焉但錄篇名章數而不錄經文者以經文自幼所誦可不忘或偶忘之原書易檢也非如眾說之散在各本也且知篇章

函樓文鈔卷一 序

卽知經文也首錄序者從先導也閒有但錄序首句者或不從其餘句或不必餘句而經義自明或贅或複也亦有不從之餘句而錄之者備考辨也有兼錄朱子序辨者與序證也傳箋及集傳有不從而亦錄之者爲從者對證也有非不從而亦不錄者不待其說而經義自明且無須辨證也孔疏陸音義特申經義者如傳箋錄之因傳箋而及者雙行附錄之周禮爾雅說文各書非各家詩說所引而余采綴者亦雙行錄之序傳箋疏及各書目略界畫之余所案者低一格錄之所案有似獨斷者因古義斷之非自創新義也偶有推論者亦從古義推之或借以證之也初

二

通鑑觸緒自序

萬緒縈懷觸之而輒不可遏此余以道員需次貴州之時閱世日熟憂世日深與世已漸不諧而用世之心猶切所以然也同治十年辛未貴州巡撫委赴湖南總理捐務適有土寇之警湖南巡撫亦奏調兼辦營務然皆非余所欲爲也十二年癸酉悉辭之因以暇日取資治通鑑讀之緒有所觸則批之明年還貴州總纂平黔紀略又明年爲光緒元年乙亥貴州復有苗變亦兼辦營務或偶暇則就通鑑所批者引伸其緒而成編焉自周威烈王至漢獻帝得十三卷名曰通鑑觸緒明年署貴東道念日暮途遠不復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三

爲出位之思惟專竭心力於一官之所當爲非官事之文字皆無暇及矣自是由道而臬而藩者十有二年亦不爲不遇矣然各省之權皆在督撫非司道所能立異吾意孤行幸而獲全亦幾危矣十二年丙戌調蘇藩似將有可爲之權然心所欲爲者皆異於當時督撫之所爲若不能如所欲爲則位愈高而心愈歉若一人之所爲與天下督撫皆異則眾人所謂迂闊之舉固多掣肘之虞卽自揣遠大之圖亦非立見之效且年過六十精力漸衰雖朝廷信而任之亦恐難自副其夙志也於是退計遂決矣歸里後欲續完此書而經子百家未卒之業甚多日不暇給遷

延至今則桑榆益迫不宜再有振觸以累其遜世無悶之懷且此書大意特因三代後聖賢之學與英雄之略不能兼全以至道德事功判爲兩途務道德者或淑身而不能淑世或守經而不能達權務事功者或但知圖王圖霸之據爲己利而不知作君作師之專爲民生竊欲後世讀吾書者聖賢可參以英雄英雄必準以聖賢而繫於養民教民者尤切焉期於君相者尤殷焉此十三卷中已發揮大半其餘亦可類推而微會之矣若能傳世卽此已足若不能傳又何必枉耗心力乎因不續而但敘其始末以存之然三國以後訖於五代已批者具在雖未引伸以編之而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四

大意具在亦聽其或傳或不傳可也

老子解自序

世言老子者多矣大要以史記爲據老子列傳合莊子申不害韓非殆以老子之書有治身治國兩義治身者流爲莊治國者流爲申韓歟而老子之受誣遂以申韓爲最甚史謂申韓皆源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固亦以老子之深遠非申韓所及也然豈僅不及哉實相反矣莊之散已非老之樸莊之放已非老之醇然同歸於自然者不甚相反也申韓之刑名法術刻礪少恩則相反之甚矣老子欲以無爲者救周末之文勝而申韓則以名法爲深文也老子欲以不爭者救戰國之嗜殺而申韓則以慘礪爲殺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五

機也此固相反之顯然而不容誣者也韓愈氏之原道而闢老也因佛而及之其云吾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老子所謂道德者舍仁與義言之不知老子實渾全仁義於道德之中而不欲偏舉不欲紛歧不欲外飾也韓氏於老子之書蓋略覽之而未深讀也至後世與佛徒並列之黃冠者流則固非老子之徒而相反相誣之不足辨者也韓氏蓋未考也蘇軾氏之論韓非而歸咎老子也蓋因史記之合傳而巧構其說也其謂商韓之輕殺人由於老莊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不知視天下眇然者莊也非老也老子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其戒矜

戒伐戒滿盈者視儒者之敬慎有加也蓋自重其身命卽重天下之身命因著書以救千萬世之身命而何嘗有一毫輕世玩世之心也莊子則不免輕玩焉是莊且悖於老矣何論其餘乎然卽莊之眇視天下而不欲爲則視商韓之求必爲而惟恐不得爲者其相反又何如也是蘇氏於老莊之書皆未深讀也抑史載孔子嚴事者五人老子爲首老子告孔子之言不僅因問禮也禮記曾子問孔子述聞諸老聃者四則其餘自更有紀載未盡者也夫孔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則其師老子也正其所以爲大也韓氏必謂其不然反小矣史又謂世之學老子者絀儒學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六

儒者亦絀老子蓋學老學孔者之相絀孔與老固未相絀也韓非有云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則或有流而爲小人儒者孔子固早戒之矣或爲陋儒散儒偷儒賈儒俗儒者荀子厭詆之矣儒而盜者莊子譏之矣儒而僻者班固論之矣能歸咎孔子乎則以申韓歸咎老子者亦何不對鏡而反觀也吾中歲以前偶涉獵老子既專主程朱又牽於韓蘇之說雖心以老子爲然而不敢盡然去官以後始常常讀之乃益知老子爲世所誣而其救世之心則雖不誣老子者亦未能盡解之也今因以自解者自筆之其能傳世與否能使老子之心大明於後世而終有所救否則

聽之世運也嗟乎老子孔子一道也使孔子之道常行於世又何必老子哉乃孔子之道漸爲贅疣而異學紛紛海內之百家不足屢至求屢於實海以外變極而一或在老子乎老子之道行於漢文景之世者已小效矣其將大效乎吾願後世行老子之道者但行其所以救世而勿行其所反所誣則老子之道與孔子之道皆可以並行而不悖矣

仁書自序

吾幼時聞人呻吟號哭聲輒自痛苦且冀分彼痛苦彼或少舒焉每春夏雨候著履行東城古塘側羣蛙跳趯盈道恐踐之輒迂道他適稍長讀五經四子書覺所言仁者皆惻然有合吾幼時之心也及壯而涉世以迄於今如幼時所聞呻吟號哭甚至痛苦百倍人漠然視之者比比焉如羣蛙跳趯盈道人踐之或故踐之者比比焉豈皆未讀五經四子書所言仁乎抑不善讀之而或徂於庸末之見焚於支離之說以失其本心乎學術蕪性道汨中宅虛外邪入殺機熾生理蹙此吾仁書所由作也蓋光緒六年庚辰

正月在貴東道任偶有暇日信筆及之源流隱費互相推衍略分次第爲上下篇然自知迂闊非時務所尙置故麓中今五年矣世變日極載籍所無古之戰國海內七雄今之戰國殆九萬里萬物之命更迫於芻狗天地之心豈終於不仁回憶曩作迂闊之中兼寓斯旨取而刻之以質諸此心同此理同者光緒十年甲申八月

函樓詩鈔自序

思無邪一言爲讀詩者蔽之詩言志一言爲作詩者蔽之詩人之志不一故詩之體不一不僅風雅頌賦比興之各別也自朝廷以至草野人不同則志不同言不同也興亡盛衰時不同則志不同言不同也卽一人一生年有少壯老境有順逆習尙學術有遷變則其志有舒斂憂娛疏密其言有華樸險易醇肆其詩卽不得一體也故凡執一體以論詩者皆謂不知詩可也余幼讀毛詩三百篇卽喜吟詠信口輒成長而博誦漢魏以下諸詩可愛者甚繁或謂必專學一家則非所願也顧始則科舉之業束之繼則窮究性道與經世之務又繼則疲於軍旅之事官司之守不惟不能專學古人詩抑亦不暇自工其詩有時觸而一發仍與信口輒成時無異焉信口成之亦信手置之同治癸亥以前亡於兵燹者大半甲子以後始隨時收拾並取兵燹所餘者逐年編次半生結習不忍盡棄今年遂斷自道光丁未梓而存之嗟乎吾豈與古今詩人爭詩名也哉又敢謂以思無邪之旨垂教後世也哉吾存吾詩吾存吾志而已光緒八年壬午七月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九

函樓因遇詩自序

光緒四年戊寅夏秋聞古州酷炎賓僚相與鬪詩牌遣煩疴余不暇鬪也每信手拈數十字或百餘字二百餘字仿周興嗣千字文例視字數之多寡難易爲各體詩取因方爲圭遇圓成璧之義名曰因遇夫自有天地以來同此日星川嶽人物也聖君賢相綱維化裁則六合皆正昏朝濁世陵替瀆亂則萬象皆病豈所因遇之各殊哉亦爲其所因成其所遇之善不善而已丈夫生世常變窮通因也遇也極常變窮通之數皆有以自立而不朽則所爲所成者可知矣獨詩也歟哉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十

函樓詞鈔自序

詞始於唐如古樂府長短句也宋以後必按前人譜填之則長短句之有律較五七言詩之律更纖矣余少壯時頗不耐爲偶爲亦隨手散棄同治甲子以前存者七首而已乙丑至光緒戊寅訖十四年未一作已卯數月間輒得四十有三首何哉蓋其時分巡貴東者三年未與利先除害頗爲入仕以來得所假手者然實賴前巡撫黎公簡堂倚任不疑之力害漸盡利將興而戊寅冬公入覲已卯春公被議不復來繼來者未定余日懷退志興利固無幾卽除害務盡一往無前不避怨謗之氣亦稍稍斂矣氣斂則心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主

鬱鬱則必舒舒則有聲詩之聲或沈重而難宣不如詞之聲輕揚而易暢也適春夏閒久旱不雨憂心如焚亦仰天歌唱以舒之於是一事一物有觸則發故已卯之詞獨多庚辰只一首辛巳至今年壬午春又三十首因詩鈔八卷既刻並以付梓時黎公薨於湘得信甫二十餘日檢閱各詞無一字涉公也而豈知已卯以後之詞隱起於公之去黔哉不禁泣數行下云光緒八年秋九月

王侍郎奏議序

嗟乎此吾師王子懷先生奏議稿也先生名茂蔭安徽歙縣人由道光十二年壬辰科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此其自御史訖侍郎奏議也先生但以存於家非欲傳於世佩紳嘗鈔而讀之不忍其不傳也佩紳自咸豐六年丙辰公車入都於邸鈔中讀先生奏議卽嚮往之戊午春再入都先生采佩紳名先下顧始常遇從欲執弟子禮以先生在位避干謁之嫌遲遲也是秋先生引疾去位乃執禮焉庚申出都攜所鈔先生奏議止戊午去位以前者光緒九年癸未距先生卒十有九年矣晤先生次子銘慎乃得其所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主

存先生辛酉起用以後者前年乙酉刻於四川藩署分御史任內爲臺稿太僕卿任內爲寺稿侍郎任內爲省稿起用後爲續稿共十卷刻甫竣而佩紳移蘇攜板以行適先生長子銘詔來又得其所存前鈔未盡者刻補遺一卷合爲十一卷也先生德望在天下傳在國史卽奏議之曾見諸邸鈔者亦十有六七何俟佩紳表揚願佩紳自道光咸豐以來所見名公卿亦多矣而獨奉先生爲人師蓋功名之人或遠於道德或近焉而不純附託於道德之人或但以爲名高若夫夙夜孜孜以思格君心爲性命以求甦民困爲家事以博采人才爲嗜好其求諸人非諸人也皆

先有諸己無諸己且有有諸己而亦不求諸人無諸己而亦不非諸人者則以其非國計民生之利病也其言也無一非國計民生之言也亦必實見爲可行而後言其爲學也皆切於身心國家之學也凡不切於身心國家者皆不以分其心力其義利判然表裏洞然也無一毫計較遷就緣飾標榜以難於隱微人所立於天地之道應有盡有應無盡無舍先生其誰歸哉嗟乎曾幾何時卽不純於道德而能成功功名能附託爲名高者亦寥寥矣悲從中來憂從中來何能已也光緒十三年丁亥冬十一月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三

重刻四書反身錄序

二曲先生之學蓋欲合程朱陸王而一之者四書反身錄每引姚江門人之言或不免語病然其大旨則善矣蓋以世之讀四書者但爲口耳之具科名利祿之階鮮有求諸身心而推諸家國天下者故反身以言之使學者得體用之實也其所錄有曰反身而誠則行著習察矣夫行習易而著察難然要不能舍行習爲著察也又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綱常倫理盡道辭受取與咸宜仕止久速當可所謂聖人之時中亦不過如是耳蓋行之習之卽爲賢者著焉察焉可幾聖人時中之道不外庸常又豈終有高遠難及之境哉桂小香太守重刻此書屬余序余謹揭其大旨願與讀是書者共勉其難而尤無忽其所易也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四

尊經書院課藝序

古者以德行言語政事載諸文而後人因之以爲學學文者學德行言語政事也德行言語政事無文學固不能垂遠然言語政事必皆本諸德行而後文爲至文學爲正學四者不可分也願或資性所近趣向所專成就有獨先分量有獨至而品目遂因之以各著於是孔門稱四科焉蜀之立國阻絕秦巴其在周時莫同書軌宜爲孔子之教所不及然戰國末有尸佼者嘗居蜀著書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亦七十子之徒也夫文王之化可被江漢孔子之教豈不能達於巴蜀耶是以劉氏之興蜀學比於齊魯其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主

徵八士蜀有四焉由茲以來賢才輩出代不絕書或者謂蜀卦值坤故多班彩文章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似德行則紉文學則優亦未爲定論也 國家右文之治超越往古蜀之文學視各行省未稱極盛光緒初元學使張公與督部吳公始立尊經書院今督部丁公尤加意經營爲諸生擇師王王秋院長實來不數年蜀才蔚起駁駁乎與兩漢同風矣諸生袁其課藝請序於余余觀其說經之文必依古法其他詞賦亦皆言之有物蓋妙乎言語通乎政事而不悖乎德行者余少年志在用世視經生文人皆不足爲壯年始知反求於德行而言語政事文學聽

其自至今老矣德不加進學亦無成然竊願當世經生文人不以文學自限而充其德行言語政事爲世用也今世變方新古之文所不載則將謂古之學皆無用蓋驚於猝臨未暇審耳試一審之則古之文無不該必力追乎古之德行言語政事而後有濟是在善學者爲蜀士望不僅爲蜀士望也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主

趨庭紀語序

天下無學問事功也久矣經生文士但以考據詞章爲學問而不知學問所以裕事功也廟廊之臣封疆之吏但以鈔胥之所掌戍卒之所能爲事功而不知事功必根諸學問也且夫鈔胥之所掌者猶或有一二良法之存焉而今皆託諸空言也戍卒之所能者猶必使盜賊不入境焉而今則並此難得也所日相簿書期會者計貲賣爵而已矣設關算繆而已矣所號稱殊猷偉烈者日平流賊也流賊所到之地菁華既盡則不復戀又舍而之他任意所之或遇絕地輒亦自斃縱橫天下二十餘年倡亂之賊且老且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七

倦且死新附之賊或死或悔或逃或暫休息以是爲肅清而已矣然而召募之兵遂無所歸將復流而爲賊矣日平土賊也土賊不一類但以黔苗概之黔苗自踞其地非同類之苗不引爲黨能戰之賊不過一萬死一賊不能補一賊征苗者今年報誅賊幾萬焉明年報誅賊幾萬焉報固虛也然賊或老死或病死或亦戰死一年但以數百計二十餘年死亦殆盡矣官軍則合數省之眾集於一隅常不下十萬人二十餘年數省督撫將帥之疊更者已指不勝屈兵之疊更更無算矣或戰死或病死或潰或逃失一兵卽補一兵以一萬有死無補之賊當十萬常更常補之兵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太

二十餘年賊之死者且無論其未死者或老病或孤弱或暫休息以是爲肅清而已矣然而召募之兵亦無所歸其害將甚於土賊矣日禦外夷也實無所謂禦通商而已矣納幣而已矣聽其所之恣其所爲而已矣有藉籌禦夷以塞責者轉求禦夷之技藝於夷而已矣欲率天下之人皆學夷之所爲而已矣嗚呼無學問遂無事功乃不反而求事功於學問至欲盡棄中國聖人之學問相率學問於外夷以爲事功凡有人心者但習焉不察耳稍一察焉其傷心耶否耶羅子星潭以諸生從戎積功擢至監司需次貴州攝都勻府事兼治軍旅靖餘寇綏輯流亡肫肫然尤以化導苗民使同漢俗明禮義絕猜嫌爲長治久安之計今年余權巡貴東請於大府檄星潭卸府事助余爲理將以其都勻所爲者推行貴東各屬蓋欲彌縫二十餘年以前之闕漏使後此不蹈二十餘年之覆轍焉力雖未必能也而兩人之志則同矣公餘相聚講論星潭出其趨庭紀語一編見示紀語者紀其先大夫錦堂先生教戒之語也其語自身心以至天下本末先後皆衷諸道其論學也謂必掃盡名利根株出而用世乃不昧初衷其論治也以教化爲先務必風移俗易乃爲善治然則星潭今日之所行皆先生昔日之所言也先生教之以爲學問卽星潭體之以

爲事功者也學問事功之眞種子亦何嘗絕於天下哉惟如先生者或及身未顯則不能以學問達於事功如星潭者或雖體先人之言而砥礪未深一遇利害不免遷就則事功不能盡準諸學問星潭自命其終能盡副先生之言否乎吾願與益勉之吾老矣星潭春秋甚富所相期者豈僅一貴東哉天下二十餘年以前之闕漏二十餘年之覆轍皆有待於匡濟矣星潭屬余序卽以是爲序而歸之云
光緒二年丙子秋八月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九

長沙高井易氏譜序

易氏自晉春陵令興長公肇基於瀏陽支派繁衍遷徙不一凡湖南各郡縣及江西湖北各行省之氏易者皆宗之吾家世相傳亦興長公之裔而以家乘未備不敢據傳聞以爲斷每至長沙過興長公祠輒低回久之蓋一本之思有惕然動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今年冬晤昀芟觀察於長沙敘及家世爲長沙高井易氏高井之族既附興長公祠亦自爲一祠適其五修族譜成屬余爲序按其譜圖義例善矣昀芟之自爲序詳矣余復何言惟嘗論氏族之說盛於魏晉大率右世胄左寒門吾易氏固微者也卽晉書忠義列傳載吾興長公亦云其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春陵令乃馳檄募兵以拒王敦暴其罪而奪其氣嚴詞正色雖死猶生夫王敦固當時世胄之尤赫赫者也而悖逆若彼興長公寒門也而忠義若此安在氏族之足以限人哉且夫怙侈滅義者氣以盈而竭守死善道者氣以鬱而興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安在寒門之不卽爲世胄哉士亦視自立何如耳則尤願與吾易氏引伸興長公之緒相勉爲自立以光大氏族於勿替也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三

桐廬徐氏續修宗譜序

仁道之覆於天下無遠近親疏之限也顧必自親者近者先驗其不容已之情不可紊之理而後知其達於疏者遠者皆性分之一本所推非外鑠焉此宗法之所由立歟後世宗法廢而譜牒興源流燦列支幹分明使千百世子孫皆可以按籍考其倫序即宗法爲不亡矣徐輔廷觀察浙江之桐廬人自其尊人通奉公仕黔輔廷繼之五十餘年未旋故里通奉公既續修宗譜於嘉慶乙亥而後出山越六十年輔廷復寄貲桐廬爲續修倡其繼承先志在遠不忘抑何厚也宜其宦轍所至皆著循聲造福民物正未有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三

義爲天下勸云

外舅陳公暨外姑黃恭人壽序

同治乙丑歲吾外舅陳公年七十外姑黃恭人六十有九公子景滄開筵爲壽佩紳以軍事在秦不獲奉一觴從其後今年丙寅秋之官黔南便道過里庶幾補去歲之未逮男兒一身許天下往往親戚尊長之前皆不得以歲時展其情而盡其歡今幸風塵鞅掌之際偶遂所願其可無一言以爲壽歟凡爲壽言者頌其德禱其福非公所好且公自髫齔入郡庠三十舉於鄉四十出宰畿輔所至本學道愛人以爲政歷官十年歸養太恭人以至奉諱躬行於家化於鄉閭利賴於桑梓者又垂二十年恭人孝於姑和娣姒律身以禮持家儉勤而待物仁厚迄今黃髮齊眉子若孫袞袞光其業是德與福昭昭在人耳目皆無待贅言夫佩紳所欲言者固即因身世離合之感而別有俯仰前後之思也天下自粵西盜起紛紛多故十有七年矣東南稍平西北又熾公雖身退而蒿目時艱寢食常廢蓋以天下之憂爲憂而不以一人一家之福爲福也公子與佩紳相勉爲有用之學公實教之佩紳屢以綿力犯險艱公實勗之蓋欲推公所教以少補於時即不啻公自爲之也然則佩紳雖以歲時不能展其情而盡其歡爲憾而公豈以尋常兒女子之意望佩紳哉惟有始終努力出處一衷於道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三

以無負公教而已方今 宮廷內外宵旰求治親賢大臣
勸夾輔之勞封圻將帥竭匡翼之力兵戈之銷有日海宇
駸駸同歸仁壽不獨公一人一家之福矣請以此慰公卽
以爲壽公與恭人之言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圭

饒麗園先生七十壽序

竊嘗謂古今有志自立之士而往往不遂所志者豈皆其
志不堅定哉抑或其家庭身世所遭際有不能自由者乎
士苟有志既登仕版孰不思卓卓稱循吏顧周官六計弊
吏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廉曰辨而統以廉繫之一不廉
而六者皆無可稱矣吏之不能廉者如孟子所謂宮室妻
妾所識窮乏猶不足以盡之也夫人生幸博一官或貧約
而頓思富有或素封而更求贏餘父母以享其樂兄弟以
分其腴子孫以席其業上下內外環而相望固有甚於官
室妻妾所識窮乏者然兄弟子孫斷之以義猶易也至於
父母則其分嚴而其意尤不忍負母在門內猶不盡知子
之有無多寡也父則周知於內外可以制子之必從士往
往有因此而不能遂其廉者矣卽徑斷之以義而遂其廉
而其中或有不忍言者矣吾邑濱洞庭常多歉歲而富南
北孔道悉索實繁自軍興以來民更疲財更匱官斯邑者
若非濫取諸民則必刻苦如寒素而後可以自給饒公藥
生明府下車九閱月矣察民疾苦思所以安全之而觀其
服飾樸儀從簡聞其居處飲食皆澹泊也是其不濫取諸
民而以儉養其廉以廉爲循吏之本而自遂其平生之志
也因而叩其家庭身世所遭際其亦有異於常人者乎則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圭

益知其尊甫麗園先生誠過人遠也先生起自閭閻輕財好施初習制舉業有志當時之務未售而一以期之於其子及明府登賢書筮仕吾楚則教其愛民勤政者無不至而尤以廉爲最明府之以廉爲本而惠於吾邑者明府之志固先生之志也而何有如世俗之不能自由者哉唐穆甯之戒其子曰君子事親養志爲大苟枉道而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生蓋同此志焉今歲有秋吾邑人含哺鼓腹相安無事蒙明府惠實蒙先生惠適屆先生七十誕辰遠近聞者皆踴躍稱祝佩紳養病在籍願從諸父老後奉一觴爲獻而因有慨於天下官民之際不能盡相感若此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美

或其家庭身世之際不能盡相與有成而益仰慕先生之風不置也其亦可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哉

劉鶴峰先生六十壽序

同治丙寅冬余赴官黔南便道過里劉子益吾謂余曰吾兄明年六十請子爲文以壽可乎其兄余友鶴峰先生也先生長余兄一歲長余十有八方余兄與先生交也余蓋十三四歲時亦兄事先生每相從文酒會及長而交益密益相勉以學至咸豐丙辰余優選北上始與余兄及諸故人離又數年馳驅戎馬相離愈久當其天各一方或索居寡歡或勞苦倦極輒思從余兄與先生輩徜徉於湖山風月之間領取乎天倫學問之樂如疇昔時何可得也今年先生五十有九余兄則五十有八余亦四十有一矣人生

函樓文鈔

卷一

序

美

不過百年卽從此聚而不離亦只三四十一年之期況余風塵鞅掌未知何日得遂退休之志微益吾請余亦有不能已於言者願既與先生相勉以學自不宜爲世俗面諛之言獨念先生秉至性負奇氣因尊公卓甫先生爲世排擠不得取科第展抱負齎志以歿而先生亦遷延不得早達常以爲憾既而先生與益吾先後入庠序振振有聲可謂能慰尊公之志而光其業矣而亦若未釋然故余曩年見先生往往酒酣耳熱有擊碎唾壺之概既壯其氣重其志又竊恐其中之無以自得今年相見則恬然以和澹然以平其所以教其弟若子若孫者皆居易俟命足於內不慕